

## A

国际奥委会（IOC）青年领袖项目授权有才能的人通过体育为社区带来积极的变化。每两年选拔 25 名青年领袖，为期四年。他们宣传奥林匹克价值观，传播体育为善的理念。

要成为一名国际奥委会青年领袖，首先需要完成四周的学习冲刺。

四周学习冲刺将于 2023 年 11 月进行，是一个虚拟学习项目。参与者可以实时参加课程，也可以在课程在 IOC 频道上发布后回看。每周，参与者需要完成一个与主题相关的反思任务。

四周学习冲刺向所有人开放，目标人群为 20 至 28 岁。

成功完成四周学习冲刺后，你需要提交一个基于体育的项目计划，如果被选为国际奥委会青年领袖，你将致力于这个项目。

申请者的要求

- 你已成功完成四周学习冲刺。
- 你已完成高中学业。
- 你至少有一年的工作经验。
- 你具备较强的公众演讲能力。
- 你具有自我激励和奉献精神。
- 你对为你的社区创造积极变化充满热情。
- 你乐于接受专家和同行的指导和建议。
- 你能够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。

## B

坐在花园里为我朋友的生日庆祝时，我感到口袋里有震动。当我看到发件人的名字时，我的心跳加速。邮件开头写道：“亲爱的格林先生，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”以及“审查过程比预期的要长”。邮件以“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……”结尾，我眼前一片模糊。那份职位——作为本科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去撒哈拉沙漠测量土壤质量——感觉就像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答案。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情感去申请，我认为这次的拒绝意味着我科学事业的终结。

然而，不久之后，我收到了负责该项目的玛丽·德文教授的邀请，让我到她的实验室观察工作。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，几周后，当我再次收到她的邀请，和她讨论我可以在她的实验室里追求的潜在项目时，我同样感到震惊和欣喜。她提出的项目似乎不如我最初申请的那个项目那么令人兴奋，但我会全力以赴。

我发现自己与一位机器人学教授合作，研究从沙漠远程收集数据的技术。这个项目，我可以在沙发上完成，而不是在灼热的沙漠中进行，不仅经受住了封锁的考验，而且传统方法行不通的地方也能行得通。最后，我有了新的科学兴趣可以追求。

当我申请研究生院时，我发现有三个项目承诺让我追求我渴望的研究方向。我带着和以前一样焦急的兴奋去申请。当我被一个看似完美的项目拒绝时，这无疑很难接受。但这次我有足够的视角来防止自己陷入恐慌。最终，我被另一个我也非常兴奋的项目录取了，这很有帮助。

我学到的是，与其把计划定死，有时候我需要抓住眼前出现的机会，即使它们在当时听起来并不完美，也要充分利用它们。

## C

近年来，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都认为，短期主义现在是工业化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。无法与长期的原因和后果打交道导致了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问题：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崩溃等等。历史学家弗朗西斯·科尔（Francis Cole）认为，西方已经进入了一个“只有现在存在”的时期，一个“现在”同时以瞬间的残酷和无尽的无聊为特征的时期。

人们已经证明，人们倾向于关注当下，关注眼前的响亮诱惑，却忽略了他们自身或社区未来的健康、福祉和经济稳定。在商业领域，这种偏见表现为短期的决策。在气候变化等缓慢燃烧的问题上，这种偏见表现为不愿在今天做出小的牺牲，而这些牺牲可能会在未来产生重大影响。

相反，人们只关心下一季度的利润，或者满足其他一些近期的欲望。

这些有偏见的观点不能归咎于单一的原因。但公平地说，我们的心理偏见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。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是最明显的例子，但还有其他例子。

其中之一就是目前最容易获得的信息如何影响关于未来的决策。例如，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：“这个冬天很冷，所以我不用担心全球变暖。”另一个原因是人们过于重视那些响亮而紧迫的事情，从而忽视了可能更加重要的长期趋势。这时，一个流行歌星所吸引的注意力就远远超过了，比如说，逐渐的生物多样性下降。

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开玩笑说的，如果外星人想要削弱人类，他们不会派飞船来；他们会发明气候变化。的确，在环境变迁方面，我们可以形成一种集体的“记忆不良”，每一代新人都相信他们遇到的情况没什么特别的。例如，今天的老年人可以记得，在长途驾驶后，汽车挡风玻璃上爬满了昆虫。而另一方面，孩子们却不知道昆虫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。

## D

生命是什么？和大多数大问题一样，这个问题问起来容易，回答起来难。原因很简单：我们只知道一种生命类型，而且只用一个样本做科学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。人工生命领域（简称 ALife）就是系统地尝试阐明生命的基本原理。许多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，即所谓的人工生命研究者，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制造生命是真正理解生命是什么的最可靠方法。

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令人信服地制造出人工生命。这样的记录使人工生命成为批评的成熟目标，比如宣布该领域的科学价值可疑。复杂性科学家艾伦·史密斯（Alan Smith）厌倦了这样的抱怨。他说，询问人工生命的“意义”可能是完全偏离了重点。“一个生命系统的存在并不是关于任何东西的使用，”艾伦说。“有人问我，‘那么人工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？’你有没有想过，‘你祖母的价值是什么？’”

尽管许多人工生命研究者讨厌强调他们的研究应用，但创造人工生命的尝试可能会带来实际的好处。人工智能可能被认为是人工生命的“表亲”，因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都迷恋一个被称为“开放式进化”的概念。这是一个系统能够创造基本上无穷无尽的复杂性的能力，成为一种“新奇性生成器”。已知唯一展现这种能力的系统是地球的生物圈。如果人工生命领域能够在某种虚拟模型中复制生命的无穷无尽的“创造力”，那么同样的原理也能催生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机器。

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相比，人工生命的进步更难被识别。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工生命是一个核心概念——生命本身——尚未定义的领域。人工生命研究者之间缺乏共识也无助于这一点。结果是各种项目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。无论好坏，人工生命都反映了它所研究的主题。其混乱的进展与塑造地球生物圈的进化斗争惊人地相似。

未定义且不受控制，人工生命促使它的追随者重新利用旧想法并产生新颖性。当然，这些特征可能并不令人惊讶或独特。它们可能普遍适用于所有进化行为。最终，人工生命可能没什么特别的。但即使这种否定也暗示了某种东西：也许，就像宇宙中的生命本身一样，人工生命的崛起将证明是不可避免的。